

纪实文学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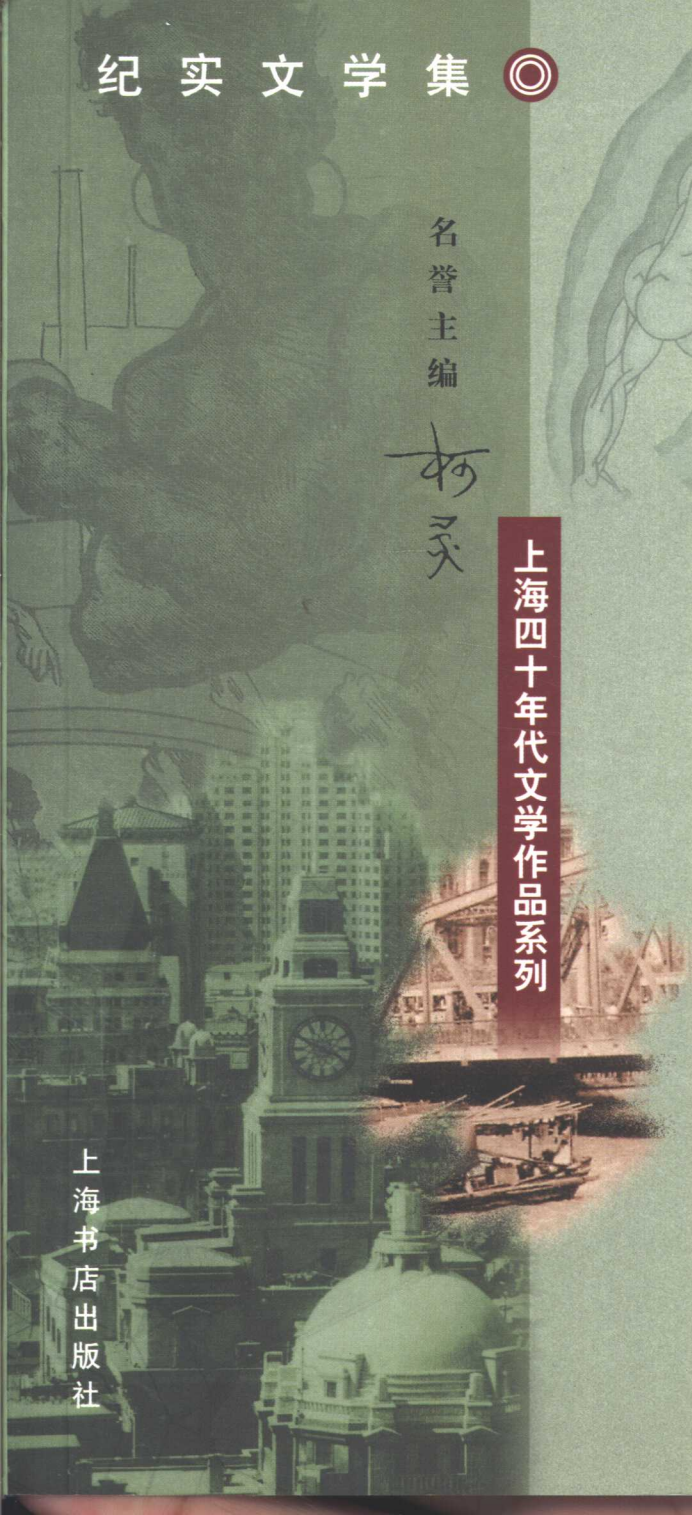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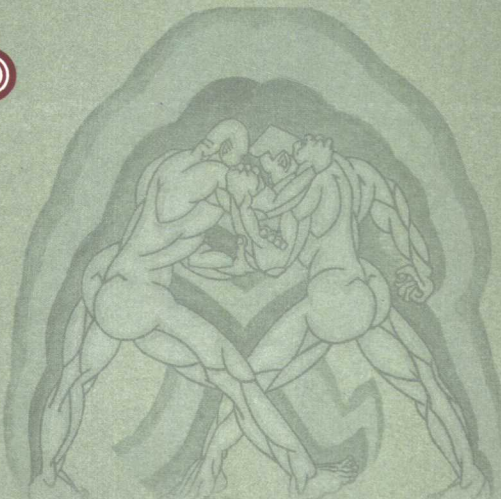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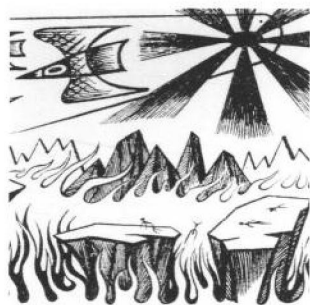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纪实文学集

新 生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 / 本书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ISBN 7-80622-857-8

I. 新 ... II. ①本 ... ②沈 ...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2859号

新 生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俞子林

装帧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张绍军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0千字

印 数 0001 - 4000

出版日期 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857-8/I · 180

定 价 26.00元

卷 首 语 *

柯 灵

编选《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1999年9月8日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1999年12月27日

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四十年代现实生活,也可以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作品不拘风格,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要以上海为背景,也可以扩至其他地域。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内地作家来沪,他们的作品背景和题材更广泛,足以反映全国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

2000年3月14日

“系列”要做到“作家多、作品好”。让人们知道四十年代的上

海有广大的作家阵容，也发表了许多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是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宝地。这也是编纂这套“系列”的意义和目的。

2000年4月3日

* 卷首语原定请柯灵先生撰写，由于先生不幸逝世，未及写成，兹根据他生前对《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辑工作的口述记录整理，以代卷首语；并借此以纪念柯灵先生对本书编选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既是受难史,又是罪行录

——前言

徐开垒

新世纪来到的时刻,回想二十世纪的往事,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特别是四十年代,正当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人,刚把头伸向窗外看到世界,日本帝国主义就把我们的家乡占领,逼我们逃难来到上海。上海那时国民党军已经西移,“中国地界”也已被敌寇侵入,剩下一块还不曾向日军宣战的英美等国家管辖下的租界,成为来自沦陷区的中国同胞的避难地。由此上海租界人口从原来的六十万,骤增到三百万人。房屋租费大涨,物价也随着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困难,到处是“滚地龙”,难民收容所。而暴发户也就在这时出现,他们靠着囤积物资居奇,虽哀鸿遍地,而他们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投机买卖中,变为百万富翁。租界里天堂地狱,贫富悬殊,成为两个世界:一边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酒店饭馆、剧场影院、舞厅妓院在霓虹灯光闪烁下,天天客满;一边是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身无分文,投靠无亲,甚或受炸身残,沦为乞丐,有的就不免铤而走险……

在对敌斗争中,“孤岛”租界更成为抗日战线上的另一战场;尽管租界外围四周有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抗日爱国力量在“孤岛”上仍利用洋商的牌子办起各种抗日报刊,与敌伪进行不屈的斗争。他们继续报道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抗日根据地的坚强

力量，鼓动人民坚持抗战必然胜利的信念，并不断揭发敌伪势力在各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欺压的真相。日寇则唆使汉奸用写恐吓信、赠注射毒汁的水果、送断臂残肢，甚至直接投掷手榴弹，来对付抗日爱国报社；最后还以暗杀手段，把坚持抗日言论的编辑、记者致于死地。

四十年代开始，正值上海“孤岛”时期的最后两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已是1941年12月8日了。“孤岛”时期敌我双方严峻对立的过程，曾激励过不少上海人，特别是一批青年走向前线，走向革命。“孤岛”时期结束，上海租界沦陷，敌我斗争更隐蔽，更尖锐，也更困难了。这时敌伪方面就在上海租界公开办起报纸和刊物，原存在的一些抗日报纸则被迫停刊。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商业性刊物，如《万象》、《小说月报》、《春秋》、《幸福》、《自修》等期刊就成为爱国抗日力量包括革命进步人士赖以团结读者大众与敌伪进行隐蔽斗争的场所，甚至有些敌伪刊物如《杂志》，也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因此，不仅在“孤岛”时期，即使在上海租界沦陷时期，上海的纪实文学也还是以暴露敌伪统治的黑暗面，为其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已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随着上海人民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统治矛盾的逐渐加深，上海纪实文学也就从抗战胜利初期以揭露敌伪黑暗面、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汉奸罪行为主要题材的写作趋向，逐步转向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直接斗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几次重大事件，如臧大咬子事件、摊贩事件、舞潮案件所引起的学潮、工潮和舞潮，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种种动乱、反常的社会现象，就成为当时纪实文学的主要写作题材。它们几乎无不壁垒森严，是非分明。正是这些作品所引发的反抗思潮，为上海人民热情迎接四十年代最后一年——1949年的大翻身作了准备。

四十年代的上海纪实文学，既是旧时代上海社会的写照，又

是上海人民的受难史,更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罪行录。这本书所搜集的几十篇作品,虽还不能称作整个四十年代的“纪实文学作品大观”,但也大致可以看到当年的各种阴暗面和动乱景象,以及发生在各个角落里的悲喜剧了。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 | | |
|-----|-----------|
| 投机家 | 中篇小说集之一 |
| 虹 桥 | 中篇小说集之二 |
| 喜 事 | 短篇小说集之一 |
| 一 吻 | 短篇小说集之二 |
| 迷 楼 | 短篇小说集之三 |
| 团 圆 | 短篇小说集之四 |
| 新 生 | 纪 实 文 学 集 |
| 长夜行 | 散 文 集 |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委会

名誉主编：柯 灵

编 委：吴 岩 束纫秋 何 为

徐开垒 袁 鹰 沈 寂

陈梦熊 盛晓峰

目 录

卷首语·····	柯 灵	1
既是受难史,又是罪行录(前言)·····	徐开垒	1
新生·····	武桂芳	1
一个赌窟的消灭·····	寒 波	21
夜行军·····	蓝 瑛	26
孤军营——上海浮世绘之一·····	周楞伽	33
孤岛街头人物速写·····	徐开垒	36
歹土素描·····	袁 鹰	42
访问梅兰芳先生·····	关 露	53
大饭店之夜·····	饶炫平	58
机器厂·····	王 韦	66
玻璃柜旁·····	王 韦	82
股票市场·····	王 韦	94
生财有道的单帮商·····	徐开垒 庄 静	104
三迁——我的职业生活·····	何葭水	113
程砚秋归农·····	廖增益	121
教书先生·····	柳 谷	125
押当店·····	王 韦	133

黄金市场·····	王 韦	145
百丑图·····	徐开垒	156
渡长江·····	晓 歌	173
在封锁线上的白瑞德·····	曹聚仁	190
相逢的时候·····	王 殊	193
禁娼声中的长三倌人·····	夏其言	198
疯子的世界·····	夏其言	205
关于美国兵·····	黄 裳	208
寒流里的风暴——记上海摊贩暴动·····	唐 海	218
“十里洋场”小景·····	何 为	235
失踪人物志·····	唐振常	243
上海犹太人·····	唐 海	272
英茵——她的死·····	叶 明	280
“忍看朋辈成新鬼”——遥祭钱毅·····	李 一	293
水老鼠·····	纭 平	303
黑货·····	饶纭平	309
黄金卖买的内幕·····	史 堂	316
劝工大楼血案·····	唐 海	322
记一个作家集会·····	赵景深	327
人力车夫对美军的控诉·····	夏其言	335
大公司的内层解剖·····	欧阳懋华	339
乐舞学院办在殡仪馆·····	顾也文	348
舞潮案始末记·····	徐 步	350
一个新闻记者的烦恼·····	徐开垒	366
“应变”前夕的生活报告·····	小凡等	375
作者小传·····		387

新 生

武桂芳

牛马似的日子

杨树浦××路一带。

傍晚，太阳刚刚下去，但弥漫在空间的还是和白天一样的闷热。柏油马路给一天来的曝晒已经失去了它的坚硬性，踏上去软洋洋地却又是火烫地。摆在路边的许多摊头，卖甘蔗香蕉的，搭着一个小帐篷放着几只玻璃杯卖荷兰水冰淇淋的，生意特别兴旺，人们忙碌地来来去去，有许多穿得整整齐齐走进店铺里，也有许多从老虎灶出来手里提着两桶热开水。

在那边有着栉比的工场，一座座高大的水门汀的房子森严地矗立着，高耸在厂屋上的是炮身般的烟囱，喷着一缕缕的浓烟，慢慢地升高扩展，颜色也由深黑而淡灰终至于消失在半天云雾中，当“回声”在紧张的尖音锐厉地叫起来的时候，许多小姑娘，老太婆，男人，女人像垃圾似的一下子从厂里倒了出来；同时另外一堆又被装了进去。

“橄榄妹，你背上都湿透了！”进厂时走在后面的大肚皮阿嫂轻轻地说，顺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汗。

“嘻！橄榄酸了，汗酸气，嘻！”橄榄没有回答，给旁边那个男工

抢着说了；轻佻地摸一摸她的面孔，又捏捏自己的鼻子，带着调笑的侮弄的口吻。

橄榄拖着一条粗粗的辫子，走路来牛尾巴似的左右摇摆着。小小的个子，有着削尖的下巴，瘦狭的额，加上她那黄黄的脸色，使人一见她就很容易的联想到橄榄。这样，一个促狭的绰号就喊出名了。这绰号用得普遍后，反而掩蔽了她的真名——“小玉”。

她很少有朋友，就是在一道工作的，大家认识了，碰面的时候，也并不招呼。有谁欺侮了她，她也从来不敢回嘴，也不去告诉别人，等到那人走了，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了，她才拣个没人看见的机会，偷偷地揩眼泪。

当下，她听见那个男工讥笑她，就装着没听见，连头也不回的把步子跨得更大些。今天她有些头痛，昏沉沉的一些力气都没有；脚像缚着两块石头似的更觉得重重的提不起来。倒是那个大肚皮阿嫂看不过了，恨恨地瞅了男工一眼。

“神气什么？嗅嗅自己的吧！”

交过了“牌子”，小玉就迳自走到自己的工作位置——在筒子间里，照例地把她的过长的袖子卷一些上去，开始工作。

机器像吃人的怪兽般蹲在地上，那皮带击拍着马达和筒子摩擦着机器合成的巨大的噪响，把一切的声音都压倒下去，只有拿摩温在监督或命令工人时吹出来的嘹亮的口哨才能突破这紧张的喧嚣的空气。

“真闷死人了，又不许开窗，顾了纱就顾不了人。”大肚皮阿嫂提高着喉咙生气似地说。在这里工作惯了的人用过高的声音说话，早已成为不自觉的习惯了。她是个比较高大的，近来又凸着肚子，格外的怕热；一到夏天，汗不停地流下来，那棉絮又故意捉弄她似的落在她粘湿的皮肤上，鼻孔，耳朵，眼睫毛，感觉到痒腻腻怪难受。两只手又只够忙“生活”，连揩汗的工夫都没有，情绪越发烦躁了。但为了纱的坚韧不适宜于流通空气，开窗自然是在禁止

的条例中了。

小玉在旁边听见了，向她看了一眼，也不说什么，尽自低着头做自己的工作。她在想怎样把手里的生活更加赶快些，好多换一些钱。

“你不嫌热吗？”在许多小姊妹中，大肚皮阿嫂和小玉因为工作位置的贴近算是最要好的了。但现在对于小玉这种冷冰冰的不讲话的态度却觉得反感：“你热死了，也只配像匹蚂蚁似的不声不响的死去！”

小玉谨慎地向四面望望，拿摩温还在远哩，她这才打起精神：

“我头痛呢！近来常常要头痛。”她说话的时候，眼睛老是巴巴地望着对方，仿佛怕自己说错了，会使对方不快。如果对方皱一皱眉头，嫌烦地挥一下手的时候，她就会把后半截的话缩回去，再也不敢轻易继续出来。

“头痛哦橄榄妹，那末你慢些做吧！回头病倒了，可犯不着。”看见小玉的可怜的样子，刚才那些恶感一下子都扫光了，反而以一种长辈的温和的语气劝导她。

“也没有办法呀！”

小玉正要讲下去，忽然从门外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喧闹的声浪夹着“给我”“给我”的争吵声，她们顺着方向看去：那边黑黝黝的围着一大堆人，由过去的经验，立刻就明白这是“抢生活”。连忙奔过去也钻在人缝里，小玉顾不得自己的头痛，拚命的用手臂排挤开横在她前面的别人的身体，两只手跟着别的许多手伸进竹箩里尽量把筒管往自己的怀里送。大肚皮阿嫂因为自己是大肚皮，看着这人群的浪潮，只好在后面踮着脚尖张望着里面，一面喊：

“橄榄，多抢些给我橄榄……”

很快的大半箩筒管给抢光了，小玉也兜着一衣襟回来，头更痛得凶了，可是看到这一根根的筒管，等于一个个的钱，又看到那些抢不到的同伴那种颓伤的样子，也就在紧绷着的脸上露出一丝

宽慰的笑意。

在货色少的时候，是常常有“抢生活”这现象的。

“你生活做完了，到我这里来拿吧，不过，阿嫂，你也好歇歇了，你瞧瞧你的肚子！落在几月里？”小玉一面说，一面很快地接上一根纱头。

“下个月就要养啦！不做拿什么来活命？”这一下问到她的心事了，她近来正为着这问题在烦恼，索性把身体更靠近小玉些，诉起苦来：“自己也觉得受不住，有时累得直想躺下去。要想告假吧，你知道的，弄得不好，假没有告成，饭碗倒敲碎了……”

阿嫂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在这同一工厂的浆纱间里，在前八九天快要放工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工晕倒了。这边小姊妹都围拢来，有慰问她的，有主张扶她回家的，但这些嘈杂的声音被拿摩温用口哨压倒了。于是抬她到马桶间里，小姊妹们也被迫着回到她们的工作地方去。经过几个钟点的挣扎，一个小的生命产生了。在他出世的第一天，就听着机器和皮带的巨大的撞击声，呼吸着潮湿温热夹着从粪缸里冲出来刺鼻的臭的空气和那空气中飞扬的棉絮。之后，听说这女人病了，但大家都不能证实，也没有见过她。

“要是自己……”她简直不敢想下去，看一看她的同伴们——人和机器一样的忙碌，呆板，显得老年人的苍白，就很慨叹的说：

“橄榄妹，看看那许多小姊妹吧，不都像三十多岁了吗，可是实在说起来，她们还都是姑娘呢！喂，也难怪她们，如果我不是从小做童养媳，我也不肯结婚了。并非是不喜欢出嫁，你看……”

“我才不愿意嫁呢！”不知怎的，这些话给旁边的阿姊听去了，她也来附和：

“嫁了人有什么好处？在厂里受苦受气不够，回到家里还要服侍丈夫，煮饭啦，洗衣啦，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坏的男人还要打，骂，有了孩子呢……”

“有了孩子，更不得了。”阿嫂听见有人来证明她的说话，就得

意了，不知不觉中声音也更提高了许多：“做厂吧，孩子没人照顾，放心不下，不去做吧，多一个人吃用，怎么可以反而少一个人赚钱？要是孩子多的话，那就简直是死路一条。”

阿嫂一看见自己的大肚皮，就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威胁和隐忧，她也跟别人一样地爱孩子，但为了自己，对于这未来的小生命，爱却实在不及讨厌，她带着羡慕的口吻对小玉说：

“像你，那才写意呢！”

“哪里来的写意？”这是实在的，自从她爸爸做了一世的工因为过分疲劳而病倒而死去以后，她就没有过好日子，后来还是她母亲看看实在维持不下，才托一个姓王的同乡带她到上海来进厂，住也住在这同乡家里。就这样，她孤独地，没有安慰，没有生气，整天的工作，工作。每次受到厂里刻薄的待遇或者想起在乡下的老娘时，她常常会哭个通夜，现在，听见别人的称赞，像受了委曲样的难过：“还不是一样的倒霉，这样苦的命，厂里工钱少，又要一碰扣工钱，二碰歇生意，近来越发不像话了，连马桶间都不许我们去了，还冤枉我们是去偷懒的，故意弄得又臭又脏。前几天我肚皮泻，多去了几趟，就给那个拿摩温，那断命的……”

“吃吃我的棍子看，有没有断了命！”不知什么时候拿摩温已经站在她们的背后了，一只带红丝的眼睛射出淫威的光芒，随手拿起简管在她的身上着力地抽了几下：“是你断命还是我断命？做生活拆烂污，倒会咒骂别人，仔细罚你们的工钱……”

吹着口哨，他摇摇摆摆地踱开了，隐约地还听得他对一个最漂亮的女工调笑：“明天请你吃点心去不去？肯去呢，笑一笑，喂，喂呵！”

“回声”响了，她们把带来的饭具摊在地上，蹲着吃起来，像仲夏夜在阴沟边的蚊子一样多而且讨厌的棉絮，毫不客气地飞到她们的饭上，饭是冷而硬的，为了饿？为着机器还开着？她们顾不了消化不消化，只迅速地吞咽下去。